



李强,廉佳. 同源异流:留守经历对劳动者就业道路选择[J]. 中国农业大学学报,2025,30(11):404-418.

LI Qiang, LIAN Jia. Same origin and different branches: A study on the choice of labor's employment path by left-behind experience[J]. *Journal of China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2025, 30(11): 404-418.

DOI: 10.11841/j.issn.1007-4333.2025.11.30

同源异流:留守经历对劳动者就业道路选择

李强 廉佳

(北京林业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北京 100083)

摘要 基于CFPS数据库2010—2022年的调查数据,探究留守经历在劳动者就业情形以及就业路径抉择方面所产生的作用。研究发现:1)留守经历会给劳动者的就业状况带来消极效应,并进一步影响未来就业道路选择。2)儿童“留守”时间越长,其成年后就业情况表现越差。3)儿童初次“留守”年龄越大,其就业情况越不乐观。4)教育经历能部分抵消留守经历的负面影响。5)国家关于儿童发展政策实施对有留守经历的劳动者就业质量产生正向改善作用。

关键词 留守经历; 就业; 就业质量; 职业选择

中图分类号 F061.3

文章编号 1007-4333(2025)11-0404-15

文献标志码 A

Same origin and different branches: A study on the choice of labor's employment path by left-behind experience

LI Qiang, LIAN Jia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Beijing Forestry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3, China)

Abstract By using the CFPS database 2010-2022, the impact of rural left-behind experiences on workers' employment situations and career path choices is explored. The study finds that: 1) Left-behind experiences negatively affect workers' employment situations and further influence their future career choices. 2) The longer rural children are left behind, the worse their employment situation will be in adulthood. 3) The older rural children are when they were left behind for the first time, the less optimistic their adult employment prospects will be. 4) Education level can partially offset the negative impact of left-behind experiences. 5) The implementation of national policies on child development has a positive improving effect on the employment quality of workers who have left-behind experiences.

Keywords left-behind experience; employment; employment quality; career choice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镇化进程加速推进,农村劳动力大规模向城市转移,农村劳动力流动(外出务工)对我国农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发展起到重要作用^[1],同时使农村经济条件和农户家庭生活状况得以改善,但也衍生出留守儿童这一社会问题。2023年我国接受义务教育的农村留守儿童数量为1 414.4万^[2],占农村接受义务教育儿童总数的

18.1%,占比为1/5,农村留守儿童依然是值得关注的群体。

从生命周期视角看,留守经历会伴随个体对其生命周期产生影响,童年阶段是人力资本形成的关键期^[3],童年留守经历可能通过教育中断、社会资本匮乏等路径,导致成年劳动者在收入水平、社会保障和职业选择等方面处于劣势^[4]。现有文献多聚焦留

收稿日期: 2025-01-02

基金项目: 北京市率先基本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关键问题与推进路径研究(22GLA003)

第一作者: 李强(ORCID:0009-0000-4909-4456),副教授,主要从事农村劳动力研究,E-mail:Qiangli_em@sina.com

守经历的短期效应,如教育中断、心理健康风险等^[5],对其长期即童年的留守经历对成年后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完整生命周期影响的探讨仍不足^[6]。与西方移民第二代研究不同^[7],我国有留守经历的劳动者面临的并非跨国文化适应问题,而是城乡二元体制下的资源分配不均、制度性歧视等问题^[4]。有留守经历的劳动力因教育水平和社会资源差异,其就业路径呈现多元化趋势^[5]。留守经历不仅影响儿童的身心健康^[8],还可能通过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的累积,对个体成年后的就业状况产生长期影响^[9]。在童年阶段父母监护的长期缺位可能通过人力资本积累受阻与社会网络断裂的双重路径,对成年后的就业质量产生负面影响^[10]。留守经历可能导致这一群体在人力资本积累、社会网络构建及心理韧性方面面临系统性劣势^[11],进而影响其职业选择。例如,早期父母缺位可能削弱儿童的学习动机与社交能力^[12],而长期留守则加剧教育资源配置不均问题^[13],最终限制其非农就业机会。留守儿童的认知能力^[3]、非认知技能(如抗压能力、社交技巧)^[14]均显著低于非留守群体,这种早期能力的“代际传递断裂”可能限制其进入高技能岗位的机会。地理隔离导致的社会资本匮乏^[15]则进一步削弱其获取非农就业信息的能力,形成低端劳动力市场“内卷化”陷阱^[16]。此外,有留守经历的劳动者就业质量与职业选择关系到城乡劳动力市场结构转型与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2024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加强农村留守儿童关爱服务”,但政策效果需结合相关实证证据。

基于此,本研究依托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4—2022年数据,围绕留守经历是否对成年后就业质量、就业道路选择产生影响以及留守时长与初次留守年龄如何差异化作用于就业道路选择的问题,采用多元回归模型、工具变量法及倾向得分匹配法探究留守经历对劳动者就业质量和职业选择的影响,使用双重差分法评估《国家贫困地区儿童发展规划(2014—2020年)》政策对有留守经历的劳动者就业质量和职业选择的影响,以期为优化劳动力市场政策提供依据。

1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人力资本理论强调,0~8岁是认知与非认知能力发展的黄金窗口期^[3]。基于CFPS数据的研究,早期教育中断对个体成年后的收入水平有负面影

响^[17]。这种人力资本的初始劣势可能通过“马太效应”持续放大:认知能力不足进一步限制职业选择。社会资本视角揭示,留守经历通过削弱亲属网络的信息传递功能,加剧就业市场的信息不对称。根据弱关系理论^[15],农村亲属网络难以提供有效的非农就业信息。研究表明,留守经历使城市就业信息获取效率降低,职业流动成本增加^[18]。这种结构性缺陷使其更易陷入农业就业的“路径依赖”:家庭社会网络的断裂减少职业推荐机会,而低技能岗位的“内循环”则进一步固化其职业选择^[19]。留守经历对其成年后可能会产生系统性社会风险^[5]。在就业方面,有留守经历的劳动者还面临着工作不稳定、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社会融入等问题^[20-21],造成就业问题的原因主要为儿童人力资本的永久损失和社会资本积累不足^[3,14,17,22]。根据上述分析提出假设1:

H1:留守经历会对成年劳动者的就业质量产生负向影响。

关注有留守经历劳动者的就业选择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关键环节^[5]。家庭生命周期理论强调家庭不同阶段对个体就业决策的影响^[22]。父母外出务工后,留守儿童常需承担家庭农务(如照顾弟妹、参与耕种),这种早期劳动经历形成对农业的熟悉度与依赖性,成年后更易延续此类职业选择,导致早期农业技能内化,形成职业路径依赖^[19]。留守经历通过教育中断与社会资本匮乏双重路径,降低劳动者非农就业竞争力,长期留守削弱社会网络关系,限制非农就业信息获取^[17]。长期留守强化农村地域环境认同,对城市非农工作的适应能力较弱,形成“留守—务农”的闭环^[23]。留守群体缺乏医疗保障加剧经济脆弱性,自雇可提供灵活收入以应对突发风险^[24]。子代通过观察模仿习得自雇技能^[25]进而选择自雇作为风险规避策略。若家庭经济压力大且本地就业机会少,也可能会选择外出打工。还有部分留守儿童家庭形成外出务工家庭经济模式的示范效应,子代将外出视为改善生计的必然选择^[26]。留守期间通过媒体或返乡父母接触城市文化,心理上更易接受迁移^[27]。外出打工选择则是家庭经济模式示范与城市文化渗透下,追求经济改善的主动行为。因此,提出假设2:

H2:留守经历会影响成年劳动者就业道路选择。

留守时间越长,家庭情感支持与行为引导的缺位越严重,可能导致人力资本“代际传递”断裂^[28]。

根据CFPS数据研究,无论初次留守发生在0~3岁还是4~12岁,均会对个体成年期认知能力产生负向影响,且初次留守发生在4~12岁对劳动者产生更强的负向影响^[17]。父母陪伴缺失可能损害儿童的情绪调节与学习能力,父母在婴幼儿时期更多承担细致照顾的角色,在青少年时期更多承担行为引导的角色^[10]。初次留守年龄处于4~12岁的劳动者,由于其认知与学习能力形成的关键阶段缺乏父母的引导,其就业质量可能受到更显著的负面影响,进而制约其就业路径的选择。基于此,提出假设3:

H3:留守时长与初次留守年龄段对成年劳动者就业质量呈负向影响。

2 数据来源与模型选择

2.1 数据来源

本研究数据源自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库(China Family Panel Studies,CFPS)。该调查项目自2010年起,每隔两年进行一次调查,基于分层、多阶段、与规模成比例的抽样方法,覆盖30个省份,具有代表性。数据库提供了个人的就业、社会保障等较详细信息,便于本研究较为全面地选取变量进行分析。

本研究主要关注儿童时期的留守经历对成年劳动者就业质量和就业道路选择影响问题。参考吕利丹等^[18]研究中关于留守儿童的定义和石智雷等^[5]关于流动人口二代的定义,综合民政部、国家统计局对留守儿童的定义,最后本研究将留守经历定义为:成年劳动者在未成年时期(不满16周岁、农村户籍)有过因父母双方外出务工或一方外出务工另一方无监护能力者而无法与父母正常共同生活的经历。根据定义识别CFPS数据有留守经历的样本,2010年CFPS数据中,如果受访者未成年之前父母双方中至少有一方没有居住在家且父母离家原因为“外出打工”,则该受访者有过留守经历;如果父母外出离家时间超过6个月,则该受访者也视为有留守经历。根据“是否为入学变更居住地”问题,排除由上学住校导致不与父母同住的情况。因此,通过将2010年数据库分别与2014、2016、2018、2020和2022年数据库进行匹配,最终形成“是否有留守经历的劳动者”数据集包含13 212个样本,其中,有留守经历的样本(留守组)占47.449%^[4,29],没有留守经历的样本(非留守组)占52.551%。表1为历年样本数据。总样本数从2014—2022年呈现出先增加后减少的趋势。

表1 样本数据总体情况
Table 1 Overall situation of sample data 人

年份 Year	留守组样本数 Number of left-behind group	非留守组样本数 Number of non-left-behind group	总样本数 Total sample size
2014	1 536	1 694	3 230
2016	1 559	1 743	3 302
2018	1 303	1 387	2 690
2020	966	1 113	2 079
2022	905	1 006	1 911
合计 Total	6 269	6 943	13 212

2.2 变量选取

2.2.1 被解释变量

根据国际劳工组织(ILO)的“体面工作”框架^[30]和我国就业质量相关研究^[20,22],结合唐宁等^[10]关于留守经历对成年劳动者就业质量的测算。本研究选用经济回报、工作条件、社会保障、权益保障4个方面进行就业质量测算,其中经济回报使用劳动者年总收入^[29]进行衡量,工作条件使用工作稳定性^[31-32]指标衡量,社会保障采用社会综合保障指数

进行测算,权益保障选取劳动合同签订进行衡量^[10]。

参考国际劳工组织(ILO)的非正规就业判定标准^[33]和留守经历对就业选择的研究^[34],选取是否从事农业相关工作、是否是自雇工作、是否外出打工变量来分析有留守经历的劳动者就业道路选择。表2中的数据显示在就业质量方面“留守组”各变量的均值均低于“非留守组”;在就业道路选择方面“留守组”各变量的均值均高于“非留守组”。

表 2 被解释变量分样本统计结果
Table 2 Statistical results of the dependent variable by sample group

项目 Item	变量 Variable	赋值及含义 Assignment and meaning	留守组 Left-behind group		非留守组 Non-left-behind group	
			均值 Mean	标准差 SD	均值 Mean	标准差 SD
就业质量 Employment quality	工作收入 Annual work income	元,取对数	33 761	32 683	39 609	40 124
	工作时长 Working hours per week	(小时/周),取对数	49. 470	22. 710	51. 250	20. 005
	就业稳定性 ^① Employment stability	从 0~8 稳定性依次 增加	7. 119	0. 839	7. 342	0. 897
	社会综合保障指数 Social comprehensive security index	参与新农合、养老保 险、失业保险,覆盖数 ≥2 为 1,否则为 0	0. 140	0. 347	0. 207	0. 405
	签订劳动合同 Sign a labor contract	是=1,否=0	0. 464	0. 499	0. 539	0. 499
就业道路 Employment path	从事工作与农业相关 Engaged in agricultural work	是=1,否=0	0. 606	0. 489	0. 581	0. 493
	自雇工作 Self-employed work	是=1,否=0	0. 444	0. 497	0. 308	0. 462
	外出打工 Working outside	是=1,否=0	0. 519	0. 500	0. 493	0. 500

注：①就业稳定性变量使用 CFPS 数据库中“2014—2022 年更换工作次数”问题,采用反向编码的方法来表示就业稳定性。
Note: ① The employment stability variable uses the question "Number of job changes between 2014 and 2022" from the CFPS Database, using a reverse coding approach to represent employment stability.

2.2.2 解释变量

核心解释变量“留守经历”为虚拟变量,通过上文对留守经历定义,如果样本有留守经历取值为 1,无留守经历的取值为 0。

解释变量“留守时长”为父母双方或至少有一方离开家外出打工的时间,单位为“年”。“初次留守年龄段”为虚拟变量,根据父母双方或至少有一方离开家外出打工时儿童的年龄段,将初次留守的儿童年龄段分为 0~3 岁和 4~12 岁两个年龄段分别取值 0 和 1。0~3 岁是人格、认知与情感发展关键期,对父母依赖强^[3,17];4~12 岁儿童已有一定自我意识和社交力,处于学校教育和社会化重要期,受外界因素影响更多^[35]。不同年龄段的行为模式养成差异,可能会在成年后体现在职业选择上,划分年龄段可更好地梳理这种关联。

2.2.3 控制变量

个人特征变量包括基本的人口统计特征。本研究选取性别、年龄、受教育年限、婚姻状况、健康

状况、网络对于工作重要性等指标来衡量劳动者的个人特征^[10,17,22]。

社会资本。社会资本是通过家庭或个人建立的社交网络而形成的资源。选取家庭的人口数、是否在户口所在地居住、地区、人情往来支出等变量来衡量劳动者的社会资本^[19,23,34](表 3)。

2.3 模型设定

关于就业质量中的工作收入、工作时长、就业稳定性对有留守经历劳动者产生的影响使用多元线性回归方程进行估计,具体形式如下:

$$Y_i = \beta_0 + \beta_1 X_i + \beta_2 CV + \epsilon \tag{1}$$

式中:被解释变量 Y_i 为就业质量,分别用第 i 个个体的工作收入、工作时长或就业稳定性等 3 个指标衡量,对应模型(1)、(2)和(3);核心解释变量 X_i 为留守状况,分别用第 i 个个体的是否有留守经历、留守时长和初次留守年龄等 3 个指标衡量; β_1 为解释变量 X_i 的系数,CV 代表影响有留守经历劳动者就业的一系列控制变量; β_2 为控制变量的系数; β_0 为常数

表3 解释变量及控制变量描述性统计

Table 3 Descriptive statistics of explanatory variables and control variables

变量 Variable	含义 Assignment	留守组 Left-behind group		非留守组 Non-left-behind group		总样本 All samples	
		样本 N	均值 Mean	样本 N	均值 Mean	样本 N	均值 Mean
留守经历 Left-behind experience	有=1,没有=0	6 269	1	6 943	0	13 212	0.474
留守时长 Duration of left-behind	年	1 439	10.411			1 439	10.411
初次留守年龄段 Initial left-behind age group	0~3岁=0;4~12岁=1	1 439	0.823			1 439	0.823
年龄 Age	岁	6 269	31.886	6 943	29.012	13 212	30.376
性别 Gender	女=0,男=1	6 269	0.32	6 943	0.632	13 212	0.484
受教育年限 Years of education	年	6 269	8.832	6 943	10.99	12 315	9.965
婚姻状况 Marital status	已婚(在婚)=1, 未婚(未婚/同居/离婚/丧偶)=0	6 269	0.844	6 943	0.59	13 159	0.711
健康状况 Health condition	1=不健康,2=一般, 3=比较健康,4=非常健康, 5=很健康	6 269	3.359	6 943	3.54	13 013	3.454
家庭人口数 Family population size	人	6 269	4.929	6 943	4.699	12 606	4.808
在户口所在地居住 Resides in the household registration held	是=1,否=0	6 269	0.287	6 943	0.289	13 212	0.288
网络对于工作重要性 Significance of internet for work	1=不重要,2=一般, 3=比较重要,4=非常重要, 5=很重要	6 269	3.818	6 943	3.976	13 206	3.907
地区 Region	1=东,2=中,3=西	6 269	1.948	6 943	1.866	13 212	1.905
人情往来支出 Expenditure for social interactions and exchanges	调查时的具体数值/元	6 269	4 056.368	6 943	4 439.570	12 606	4 257.727

项; ε 为随机扰动项。下同。

由于就业质量中的社会综合保障指数、签订劳动合同以及就业道路选择中的是否从事与农业相关工作、是否是自雇工作和是否外出打工都是二分变量,因此利用 Logit 模型进行估计留守经历的影响,具体形式如下:

$$P(Y_i = 1|X_i) = \frac{\exp(\beta_0 + \beta_1 X_i + \beta_2 CV)}{1 + \exp(\beta_0 + \beta_1 X_i + \beta_2 CV)} \quad (2)$$

式中: Y_i 分别用第*i*个个体的社会综合保障指数、是否签订劳动合同、是否从事与农业相关工作、是否自雇工作和是否外出打工来衡量,对应模型(4)~(8)。

此外,参考唐宁等人关于留守经历对就业质量的研究^[10],使用倾向匹配得分方法减少自选择偏误,避免因模型设定带来的内生性问题。

本研究还可能存在未被观测到的因素同时影响留守经历和就业质量,进而导致回归存在内生性问题。在探讨劳动力迁移的长效作用机制时,常采用两类工具变量:其一是基于区域历史迁移率构建的工具变量^[28,36];其二是依托迁入/迁出地宏观特征设计的代理变量,如产业就业结构、气候变迁等环境要素^[37]。本研究基于数据可得性与研究对象的空间特征,参考谢勇的研究^[37]选取社区留守率作为留守经历的工具变量,运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2SLS)进行参数估计。该工具变量的选择基于以下考虑:首先,社区留守率能够有效捕捉劳动力迁移行为的空间特征。农村社区的社会网络结构和迁移传统具有代际传递性,特定社区的留守人口比例往往与该区域劳动力外流的持续时间、迁移路径选择呈现关联^[38]。这符合工具变量需与内生解释变量相关的基本要求。其次,社区留守率具备良好

的外生性。相较于个体层面的微观数据,社区整体留守状况的形成主要受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公共服务供给等结构性因素驱动,有效规避个体选择偏误对估计结果的干扰。同时,参考吕利丹等^[18]的研究,2010—2020年我国留守人口的社区分布呈现显著空间异质性,这为工具变量的有效识别提供了自然实验条件。

3 实证分析与结果讨论

3.1 留守经历对劳动者就业质量影响的基准估计

本研究从经济回报、工作条件、社会保障、权益保障4个方面讨论留守经历对劳动者就业质量的影响(表4)。表中结果可知在考虑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等控制变量后,有留守经历的劳动者在工作收入(模型1)、工作时长(模型2)、工作稳定性(模型3)、社会综合保障水平(模型4)、劳动合同签订(模型5)方面均显著低于没有留守经历的劳动者。具体而言,有留守经历比没有留守经历劳动者的工作年收入低38.4%,工作稳定性低0.296,有社会综合保障的概率低51.6%,印证假说H1。

受教育年限在留守经历影响劳动者就业质量的过程中起到传递作用。受教育年限越长,获得知识技能的机会越多,在就业市场上就更具竞争力^[35]。教育过程中的社交活动能帮助有留守经历的人获得更多的就业信息和推荐机会^[36]。因此受教育年限作为中介变量,单向作用于留守经历影响劳动者就业质量调节效应,具体在回归中表现为受教育年限与留守经历的交互项。考虑到受教育年限也会在留守时长和初次留守年龄影响劳动者就业质量的过程中起到传递作用,在后续回归中加入受教育年限与留守经历的交互项。

表4 留守经历对劳动者就业质量的影响

Table 4 Impact of left-behind experience on the employment quality of labor

解释变量 Explanatory variable	模型(1) Model (1)	模型(2) Model (2)	模型(3) Model (3)	模型(4) Model (4)	模型(5) Model (5)
留守经历 Left-behind experience	-0.384*** (0.135)	-0.168*** (0.100)	-0.296*** (0.070)	-0.516*** (0.001)	-0.605*** (0.040)
年龄 Age	0.052*** (0.005)	-0.004* (0.002)	0.015*** (0.002)	0.005*** (0.001)	0.002 (0.007)
性别 Gender	0.416*** (0.036)	0.139*** (0.001)	-0.144*** (0.030)	0.008 (0.001)	0.013 (0.020)

表4（续）

解释变量 Explanatory variable	模型（1） Model（1）	模型（2） Model（2）	模型（3） Model（3）	模型（4） Model（4）	模型（5） Model（5）
受教育年限 Years of education	0.055*** (0.007)	-0.014*** (0.002)	0.033*** (0.010)	0.057*** (0.003)	0.049*** (0.001)
受教育年限×留守经历 Years of education× Left-behind experience	0.023** (0.011)	0.011** (0.001)	0.020*** (0.010)	0.043*** (0.001)	0.048*** (0.001)
婚姻状况 Marital status	0.079* (0.047)	-0.010 (0.001)	0.195*** (0.04)	-0.064*** (0.001)	-0.040** (0.020)
健康状况 Health condition	0.014 (0.018)	-0.024*** (0.002)	0.031** (0.010)	-0.011* (0.001)	-0.005 (0.010)
家庭人口数 Family population size	-0.037*** (0.009)	-0.011** (0.001)	0.008 (0.01)	-0.023*** (0.002)	-0.016*** (0.002)
在户口所在地居住 Resides in the household registration held	-0.379*** (0.049)	-0.02 (0.001)	-0.293*** (0.061)	-0.03 (0.001)	-0.043* (0.022)
网络对于工作的重要性 Significance of internet for work	0.065*** (0.015)	0.008 (0.001)	-0.004 (0.011)	0.046*** (0.001)	0.052*** (0.013)
地区 Region	-0.134*** (0.021)	-0.021** (0.003)	-0.032* (0.020)	-0.056*** (0.001)	-0.043*** (0.014)
人情往来支出 Expenditure for social interactions and exchanges	8.67×10 ⁻⁷ *** (3×10 ⁻⁶)	2.85×10 ⁻⁶ (5.2×10 ⁻⁶)	9.69×10 ⁻⁷ (2.03×10 ⁻⁶)	3.47×10 ⁻⁶ *** (8.62×10 ⁻⁷)	1.57×10 ⁻⁶ (1.19×10 ⁻⁶)
截距项 Constant	7.998*** (0.204)	4.189*** (0.127)	6.775*** (0.140)	0.267*** (0.100)	0.561*** (0.750)
观测值 Observation	2 542	4 740	4 200	5 615	3 913
R ²	0.223	0.025	0.036	0.128	0.107

注：*、**和***分别代表在10%、5%和1%的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表中的结果为边际影响。下同。
Note: *, **, and *** indicate significance at the 10%, 5%, and 1% levels, respectively. The values in parentheses are robust standard errors. All the results in the table are the marginal impacts. The same below.

3.2 留守经历对劳动者就业道路选择影响的基准估计

留守经历对劳动者就业道路选择的影响结果见表5。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情况下，有留守经历的劳动者在从事与农业相关工作（模型6）、从事自雇工作（模型7）、外出打工（模型8）方面均显著高于没有留守经历的劳动者。具体而言，相较于没有留守经历的劳动者有留守经历的劳动者今后选择从事与农业相关行业工作的概率高32.9%，从事自雇工作的概率高8.6%，选择外出打工的概率高12.9%。假设H2得以验证。

3.3 留守时长对劳动者就业质量和就业道路选择影响的基准估计

留守时长在就业质量方面对劳动者的影响（表6），除模型（2）不显著外，控制了其他变量的情况下，留守时间越长，劳动者的工作收入（模型1）、就业稳定性（模型3）、社会综合保障水平（模型4）、劳动合同签订（模型5）显著降低。具体而言，留守时间越长，劳动者的工作收入降低16.6%，就业稳定性降低2.4%，有社会综合保障的概率低10.8%，签订劳动合同的会有14.3%概率降低。假说H3中的留守时长与对成年劳动者就业质量呈负向影响可证。

表 5 留守经历对劳动者就业道路选择的影响

Table 5 Impact of left-behind experience on labor's choice of employment paths

解释变量 Explanatory variable	模型(6) Model (6)	模型(7) Model (7)	模型(8) Model (8)
留守经历 Left-behind experience	0.329*** (0.033)	0.086** (0.039)	0.129*** (0.028)
年龄 Age	-0.006*** (0.002)	0.001 (0.001)	-0.001 (0.001)
性别 Gender	0.068*** (0.013)	-0.014 (0.012)	0.115*** (0.011)
受教育年限 Years of education	-0.029*** (0.003)	-0.033*** (0.002)	-0.027*** (0.003)
受教育年限×留守经历 Years of education× Left-behind experience	-0.027*** (0.003)	-0.007** (0.003)	-0.008*** (0.003)
婚姻状况 Marital status	-0.084*** (0.017)	0.069*** (0.017)	0.002** (0.015)
健康状况 Health condition	0.012* (0.006)	-0.004 (0.006)	0.011 (0.006)
家庭人口数 Family population size	0.074*** (0.003)	0.016*** (0.003)	0.031*** (0.003)
是否在户口所在地居住 Resides in the place where the household registration is held	0.044** (0.019)	0.016 (0.018)	-0.038* (0.021)
网络对于工作的重要性 Significance of internet for work	-0.011** (0.005)	0.005 (0.005)	-0.019*** (0.005)
地区 Region	0.101*** (0.007)	0.043*** (0.007)	0.061*** (0.008)
人情往来支出 Expenditure for social interactions and exchanges	-3.33×10^{-6} *** (9.04×10^{-7} **)	1.69×10^{-6} ** (8.21×10^{-7})	-2.17×10^{-6} *** (7.79×10^{-7})
截距项 Constant	0.173*** (0.058)	0.394*** (0.065)	0.139*** (0.050)
观测值 Observation	5 615	5 240	5 615
R^2	0.168	0.155	0.044

注：表中的结果为边际影响。下同。

Note: All the results in the table are marginal impacts. The same below.

留守时长对劳动者就业道路选择影响(见表 7),除模型(8)不显著外,在控制其他变量后,留守时间越长,在从事与农业相关工作(模型 6)、从事自雇工作(模型 7)可能性越大。具体来看,留守时间越长,劳动者今后选择从事与农业相关行业工作的概率高 8.2%,从事自雇工作的概率高 6.9%。

3.4 初次留守年龄对劳动者就业质量和就业道路选择影响的基准估计

初次留守年龄对劳动者就业质量的影响方面(表 8),模型 2 工作时长和模型 3 工作稳定性对就业质量不显著,但其系数都为负,也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情况下,有留守经历的劳

表6 留守时长对就业质量的影响

Table 6 Influence of the duration of being left-behind on employment quality

解释变量 Explanatory variable	模型(1) Model(1)	模型(2) Model(2)	模型(3) Model(3)	模型(4) Model(4)	模型(5) Model(5)
留守时长 Duration of left-behind	-0.166*** (0.061)	0.019 (0.033)	-0.024* (0.014)	-0.108*** (0.015)	-0.143*** (0.025)
其他控制变量 Other control variable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截距项 Constant	9.322*** (0.596)	3.842*** (0.327)	2.204*** (0.528)	-0.691*** (0.202)	0.098 (0.282)
观测值 Observation	240	441	392	521	358
R ²	0.271	0.041	0.083	0.262	1.642

表7 留守时长对就业道路选择的影响

Table 7 Influence of the duration of being left behind on the choice of career path

解释变量 Explanatory variable	模型(6) Model(6)	模型(7) Model(7)	模型(8) Model(8)
留守时长 Duration of being on duty or on standby	0.082*** (0.015)	0.069*** (0.015)	-0.025 (0.020)
其他控制变量 Other control variable	控制	控制	控制
截距项 Constant	0.093 (0.214)	0.146 (0.209)	0.483* (0.198)
观测值 Observation	521	458	521
R ²	0.228	0.121	0.068

动者中,初次留守年龄段为4~12岁在工作收入(模型1)、社会综合保障水平(模型4)、劳动合同签订(模型5)方面均显著低于初次留守年龄为0~3岁。具体而言,初次留守年龄段为4~12岁比0~3岁的

劳动者工作年收入低62.9%,有社会综合保障的概率低56.1%,签订劳动合同的概率低56%。假说H3中的初次留守年龄段与对成年劳动者就业质量呈负向影响得到验证。

表8 初次留守年龄段对就业质量的影响

Table 8 Impact of initial left-behind age groups on employment quality

解释变量 Explanatory variable	模型(1) Model(1)	模型(2) Model(2)	模型(3) Model(3)	模型(4) Model(4)	模型(5) Model(5)
初次留守年龄段 Initial left-behind age group	-0.629** (0.306)	-0.101 (0.012)	-0.172 (0.187)	-0.561*** (0.075)	-0.560*** (0.116)
其他控制变量 Other control variable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截距项 Constant	10.332*** (0.338)	4.314*** (0.184)	7.102*** (2.84)	0.343*** (0.113)	0.452*** (0.147)
观测值 Observation	276	510	458	600	408
R ²	0.181	0.029	0.062	0.227	0.137

初次留守年龄段对劳动者就业道路选择的影响(表9)。当控制其他变量不变时,相比于初次留守年龄段为0~3岁,初次留守年龄段在4~12岁的劳动者:1)成年后选择从事农业相关工作的概率高29.2%。这一阶段儿童认知与行动能力增强,更可能参与家庭农务(如耕种、畜牧),农业技能与职业认知内化更深刻。2)成年后从事自雇工作的可能性高41.5%。该年龄段儿童观察学习能力提升,更易通过家庭或乡土

环境观察到自雇谋生模式(如小生意、手工艺),技能模仿与经验积累更充分,成年后选择自雇作为职业路径的概率更高。3)由于该系数不显著,无法得出初次留守年龄与外出打工之间存在明确关联的结论。总之,相较于0~3岁(生理需求依赖为主,职业认知未形成),4~12岁初次留守年龄段因儿童能力发展,更易通过劳动参与、环境观察形成职业认知倾向,从而对农业相关工作、自雇选择产生正向影响。

表 9 初次留守年龄段对就业道路选择的影响
Table 9 Impact of first left-behind age on employment path choices

解释变量 Explanatory variable	模型(6) Model(6)	模型(7) Model(7)	模型(8) Model(8)
初次留守年龄段 Age of first left-behind	0.292*** (0.079)	0.415*** (0.077)	-0.021 (0.043)
其他控制变量 Other control variable	控制	控制	控制
截距项 Constant	0.039 (0.119)	-0.019 (0.115)	0.098 (0.108)
观测值 Observation	600	562	644
R ²	0.213	0.160	0.019

3.5 稳健性检验

下面分别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法和工具变量法进行稳健性检验以消除自选择偏误和内生性问题。

倾向得分匹配法(PSM)对留守经历作用于劳动者就业质量的评估成效(表10)。匹配后对解释变量实施平衡性检验,结果表明所有变量的标准偏误均呈下降趋势,且均处于<3%的区间内,处理组

与控制组之间已无明显的系统性差异。本研究择取了近邻匹配、卡尺匹配、半径匹配以及核匹配这4种常用方式,计算处理组的平均处理效应(ATT)。由表10数据可知,留守经历的ATT均为负值(均显著),表明有留守经历的劳动者就业质量显著低于没有留守经历劳动者的就业质量,该结论与前述结论一致,进一步证明了假说H1。

表 10 留守经历对劳动者就业质量影响的PSM估计结果
Table 10 PSM estimation results of impact of left-behind experience on employment quality of labor

匹配方式 Matching method	近邻匹配(1:1) Nearest neighbor matching	卡尺匹配(R=0.25) Caliper matching	半径匹配 Radius matching	核匹配 Kernel matching
平均处理效应 ATT	-2.000** (0.181)	-1.860* (0.195)	-4.33*** (0.105)	-3.15*** (0.835)

采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2SLS)估计留守经历对劳动者就业质量的影响结果见表11。表中报告了第一阶段回归的F检验值,结果均>10,说明不存在弱工具变量的问题^[38]。表11中除模型(2)以外留守经历系数均显著为负且系数绝对值均大于基准回归系数。说明在处理内生性问题后,留守经历对就业质量的负向影响被进一步揭示,结果稳健性增强。

使用倾向得分匹配法和工具变量法对内生性问

题进行处理后,发现留守经历对劳动者就业质量仍存在显著的负向影响,与理论分析和基准回归结果一致。

3.6 异质性分析

尽管前述提到受教育年限在留守经历影响劳动者就业质量的过程中起到传递作用。但未揭示不同受教育程度在留守经历影响劳动者就业质量中的程度,且教育作为人力资本积累的重要途径,能缓解留守经历的负面影响^[12]。高教育群体可能

表 11 留守经历对劳动者就业质量和就业道路选择的影响(2SLS)

Table 11 Influence of left-behind experience on the quality of employment and the choice of employment paths for labor (2SLS)

解释变量 Explanatory variable	模型(1) Model (1)	模型(2) Model (2)	模型(3) Model (3)	模型(4) Model (4)	模型(5) Model (5)	模型(6) Model (6)	模型(7) Model (7)	模型(8) Model (8)
留守经历 Left-behind experience	-10.081*** (2.977)	-0.468 (0.483)	-1.194 (0.921)	-2.979*** (0.493)	-2.526*** (0.617)	3.599*** (0.535)	1.334*** (0.34)	0.934** (0.411)
其他控制变量 Other control variable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截距项 Constant	7.835*** (0.424)	3.861*** (0.117)	6.541*** (0.219)	-0.255*** (0.115)	0.253** (0.117)	0.914*** (0.137)	0.114 (0.08)	0.887*** (0.094)
F(第一阶段)	15.434	52.747	47.177	73.689	43.62	73.689	61.032	73.689
观测值 Observation	2 542	4 740	4 200	5 615	3 913	5 616	5 241	5 616
R ²	0.891	0.855	0.847	0.857	0.884	0.867	0.855	0.857

通过技能提升、信息获取能力增强等途径,部分抵消早期留守导致的认知与非认知能力缺陷^[13]。低教育群体受留守经历影响更大,需优先保障留守儿童的基础教育和职业技能培训,尤其是中西部地区^[35]。东部地区经济发达、非农就业机会多、社会保障相对更完善,可能减轻留守经历的就业抑制效应^[5]。西部地区留守群体面临更严重的就业劣势,需针对性政策(如产业扶持、公共服务资源倾斜)缩小区域差距^[4]。分教育和地区分析揭示留守经历影响的多样性,使研究结论更贴近现实。

教育水平对留守经历负面影响的调节作用

(表12)。本研究将受教育程度分为义务教育、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进行异质性分析,义务教育指样本仅接受九年义务教育,中等教育指介于义务教育与高等教育之间的教育阶段,即接受普通高中或中等职业教育。从事农业相关工作方面来看,留守经历对只接受义务教育群体(0.139)的影响大于高等教育(0.044)群体。自雇工作方面来看,留守经历对接受高等教育群体(0.439)的影响大于只接受义务教育群体(0.223)。外出打工方面来看,留守经历对高等教育群体(1.052)的影响大于低教育群体(0.167)。这一结果符合人力资本理论预期,教育提供提升技能与

表 12 异质性分析:教育水平的调节作用

Table 12 Heterogeneity analysis: The moderating role of education level

解释变量 Explanatory variable	模型(6) Model (6)			模型(7) Model (7)			模型(8) Model (8)		
	义务教育 CE	中等教育 SE	高等教育 HE	义务教育 CE	中等教育 SE	高等教育 HE	义务教育 CE	中等教育 SE	高等教育 HE
留守经历 Left-behind experience	0.139*** (0.05)	0.007 (0.739)	0.044*** (0.017)	0.223*** (0.05)	0.672 (0.642)	0.439*** (0.17)	0.167*** (0.06)	1.864*** (0.599)	1.052*** (0.302)
其他控制变量 Other control variable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截距项 Constant	0.116 (0.092)	0.322** (0.134)	0.794*** (0.05)	-0.049 (0.097)	0.067 (0.125)	0.084 (0.059)	0.733*** (0.1)	0.970*** (0.14)	0.733*** (0.099)
观测值 Observation	2 499	1 063	3 759	2 360	1 006	1 874	2 499	1 063	2 053
R ²	0.103	0.168	0.1	0.063	0.038	0.038	0.026	0.116	0.114

适应能力,部分抵消了留守经历的负面作用。

地区经济水平对留守经历的缓冲作用主要表现为在选择从事农业相关工作时,东部发达地区(0.012)受留守经历的影响显著小于西部(0.178)。在自雇工作中,东部发达地区(0.353)受留守经历

的影响显著小于西部(0.444)。在外出打工中,东部发达地区(0.070)受留守经历的影响显著小于西部(0.306),具体结果见表 13。说明有留守经历的劳动者在职业选择中会受到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表 13)。

表 13 异质性分析:地区经济水平的缓冲效应

Table 13 Heterogeneity analysis: The buffering effect of regional economic levels

解释变量 Explanatory variable	模型(5) Model (5)			模型(6) Model (6)			模型(7) Model (7)		
	东部 East	中部 Central	西部 West	东部 East	中部 Central	西部 West	东部 East	中部 Central	西部 West
留守经历 Left-behind experience	0.012*** (0.05)	0.064*** (0.071)	0.178*** (0.051)	0.353*** (0.048)	0.542*** (0.067)	0.444*** (0.052)	0.070*** (0.02)	0.273*** (0.075)	0.306*** (0.059)
其他控制变量 Other control variable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截距项 Constant	0.349*** (0.082)	0.452*** (0.116)	0.256** (0.108)	-0.049 (0.072)	0.151 (0.112)	-0.164 (0.112)	0.717*** (0.08)	1.042*** (0.12)	0.691*** (0.121)
观测值 Observation	2 807	1 317	1 491	2 649	1 219	1 372	2 910	1 317	1 491
R ²	0.118	0.151	0.135	0.084	0.113	0.15	0.039	0.089	0.039

3.7 政策分析

上述分析了留守经历会给劳动者的就业状况带来消极效应并进一步影响劳动者就业道路的选择。2014年国务院出台了《国家贫困地区儿童发展规划(2014—2020年)》关注贫困地区儿童的健康和教育发展,留守儿童是其中重点关注群体。这项政

策与本研究时间跨度重合,可以用本研究数据检验这项政策对有留守经历劳动者就业质量的影响。采用双重差分法来检验政策对劳动者就业质量的影响,考虑到政策制定到实施的滞后性,处理年份变量选为2016年,探究2016年前后政策对有留守经历的劳动者就业质量的影响(见表14)。是否有

表 14 双重差分估计结果

Table 14 Results of difference-in-differences estimation

变量 Variable	模型(1) Model (1)	模型(2) Model (2)	模型(3) Model (3)	模型(4) Model (4)
留守经历 Left-behind experience	-0.323** (0.161)	-0.419* (0.228)	-0.417*** (0.048)	-0.534*** (0.066)
年份 Year	0.636*** (0.116)	0.746*** (0.168)	0.166*** (0.041)	0.186*** (0.052)
交互项 Interaction	0.061** (0.102)	0.146** (0.219)	0.099** (0.04)	0.068** (0.054)
其他控制变量 Other control variable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截距项 Constant	7.524*** 0.222	6.126*** 0.206	0.127* 0.066	0.403*** 0.084
样本量 N	2 542	4 200	5 615	3 913
R ²	0.234	0.045	0.131	0.111

留守经历变量系数均显著为负,年份变量系数显著为正。意味着随着时间推移(2014—2022年),劳动者的就业质量在经济回报、工作条件、社会保障、权益保障4个方面的概率有上升趋势,交互项(是否有留守经历 $\times$ 年份)系数显著为正,这显示年份与留守经历存在交互作用,政策实施后可能对有留守经历劳动者的就业情况产生正向影响。综上,《国家贫困地区儿童发展规划(2014—2020年)》政策实施后对有留守经历劳动者的就业情况有一定的正向改善作用。

4 研究结论与政策启示

本研究基于CFPS数据库2010—2022年的追踪数据,分析留守经历对劳动者就业质量产生的影响,进一步分析对劳动者就业道路选择。主要结论如下:

1)留守经历显著降低就业质量。留守组劳动者的年收入、工作稳定性、社会保障覆盖率和劳动合同签订率均显著低于非留守组。留守经历通过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的代际断裂机制,导致劳动者在就业市场中处于系统性劣势。

2)就业路径的“锁定效应”。留守经历更倾向于劳动者从事农业、自雇工作。这种选择既反映了农业技能的早期内化,也暴露了留守群体在非农就业中的竞争力不足。

3)留守时长与初次留守年龄的差异化效应。留守时间越长,成年后就业质量越低;初次留守年龄越大,从事农业工作的概率越高。

4)教育程度较高的群体能部分抵消留守经历的负面影响,而西部地区劳动者受留守经历的就业抑制效应更强。

5)《国家贫困地区儿童发展规划(2014—2020年)》政策实施对有留守经历劳动者就业质量产生正向改善作用,验证了政策积极影响。

根据上述分析和结论,针对留守儿童提出几点建议:

1)加强留守儿童教育干预,建立留守儿童托管服务体系,开展学业辅导,义务教育阶段增设职业启蒙课程,削弱农业职业认知固化。

2)继续加强农村儿童受教育水平,继续提高农村儿童正规教育水平,深化教育公平,重点扶持中西部地区,建立留守儿童学业帮扶机制。完善非正

规教育,为留守背景青年提供技能培训与非农就业信息对接服务。

3)继续实施留守儿童发展规划政策,强化对留守儿童的关爱,减少留守经历对就业质量的负面影响,推动城乡劳动力资源优化配置,助力乡村振兴战略实施。

参考文献 References

- [1] 盖庆恩,朱喜,史清华. 劳动力转移对中国农业生产的影响[J]. 经济学(季刊), 2014, 13(3): 1147-1170
Gai E Q, Zhu X, Shi Q H. Labor's migration and Chinese agricultural production[J]. *China Economic Quarterly*, 2014, 13(3): 1147-1170 (in Chinese)
- [2]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 中国统计年鉴[M]. 北京: 中国统计出版社, 2024
National Bureau of Statistics,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China Statistical Yearbook*[M]. Beijing: China Statistics Press, 2024 (in Chinese)
- [3] Heckman J. Skill formation and the economics of investing in disadvantaged children[J]. *Science*, 2006, 312(5782): 1900-1902
- [4] 胡晓燕,张恒. 农村劳动力转移对城乡收入差距影响的空间效应[J]. 农村经济与科技, 2023, 34(5): 253-256
Hu X Y, Zhang H. The spatial effect of rural labor transfer on the urban-rural income gap[J]. *Rural Economy and Science-Technology*, 2023, 34(5): 253-256 (in Chinese)
- [5] 石智雷,王璋,邵玺,周小强. 中国流动人口二代成年后面临问题研究[J]. 农业经济问题, 2023(10): 129-144
Shi Z L, Wang Z, Shao X, Zhou X Q. The problems of the second generation of floating population since adulthood[J]. *Issues in Agricultural Economy*, 2023(10): 129-144 (in Chinese)
- [6] Elder G H. Human agency, and social change: Perspectives on the life course[J]. *Social Psychology Quarterly*, 1994, 57(1): 4-15
- [7] Heath A F, Rothon C, Kilpi E. The second generation in western Europe: Education, unemployment, and occupational attainment[J].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2008(34): 211-235
- [8] Leng X M, Zhong M, Xu J L, Xie S H. Falling into the second-generation decline: Evidence from the intergenerational differences in social identity of rural-urban migrants in China[J]. *Sage Open*, 2020, 10(4): 21-48
- [9] Yu A, Liu G, Gao Y. Intergenerational occupational mobility, labor migration and sustained demographic dividends[J]. *Sustainability*, 2022(14): 110-131
- [10] 唐宁,谢勇. 留守经历对劳动者就业质量的影响[J]. 中国农村经济, 2019(12): 48-64
Tang N, Xie Y. The impact of the left-behind experience on employment quality of laborers[J]. *Chinese Rural Economy*, 2019(12): 48-64 (in Chinese)
- [11] Zou W, Ma R. An extended family perspective on intergenerational human capital transmission in China[J]. *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 2024, 174(3): 1101-1139
- [12] 段硕,刘冲,钱留杰. 父母外出务工对农村留守儿童基础教育的影响[J]. 世界经济文汇, 2020(3): 107-120

- Duan Q, Liu C, Qian L J. The impacts of the labor migration of the parents on the school performance of their left-behind kids[J]. *World Economic Papers*, 2020(3): 107-120 (in Chinese)
- [13] 张婷皮美, 石智雷. 父母外出务工对农村留守儿童心理健康的影响研究[J]. 西北人口, 2021, 42(4): 31-43
- Zhang T P M, Shi Z L. The influence of parents' migration for work on the rural left-behind children's mental health [J]. *Population of Northwest China*, 2021, 42(4): 31-43 (in Chinese)
- [14] Zhou M, Gonzales R. Divergent destinies: Children of immigrants growing up in the United States[J]. *Social Science Electronic Publishing*, 2019, 45(12): 1-17
- [15] Granovetter M S. The strength of weak ties [J].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973, 78(6): 1360-1380
- [16] 石智雷, 王璋, 邵玺, 周小强. 中国流动人口二代成年后面临的问题研究[J]. 农业经济问题, 2023, 526(10): 129-144
- Shi Z L, Wang Z, Zhou X Q. The problems of the second generation of floating population since adulthood [J]. *Issues in Agricultural Economy*, 2023, 526(10): 129-144 (in Chinese)
- [17] 周春芳, 苏群. 农村儿童留守经历对人力资本质量的长期效应研究: 基于CFPS2010--2016的实证检验[J]. 农业技术经济, 2023(7): 108-123
- Zhou C F, Su Q. The long-term impact of left-behind experience on the quality of human capital: Empirical study based on the data of CFPS2010—2016 [J]. *Journal of Agrotechnical Economics*, 2023(7): 108-123 (in Chinese)
- [18] 吕利丹, 梅自颖, 李睿, 李姝, 阎芳, 王旭, 段成荣. 中国农村留守儿童的最新状况和变动趋势: 2010—2020[J]. 人口研究, 2024, 48(1): 103-117
- Lü L D, Mei Z Y, Li R, Li S, Yan F, Wang X, Duan C R. Status and changes of the rural children left behind in China: 2010-2020 [J]. *Population Research*, 2024, 48(1): 103-117 (in Chinese)
- [19] 田北海, 雷华, 余洪毅, 刘定学. 人力资本与社会资本孰重孰轻: 对农民工职业流动影响因素的再探讨: 基于地位结构观与网络结构观的综合视角[J]. 中国农村观察, 2013(1): 34-47, 91
- Tian B H, Lei H, She H Y, Liu D X. Human capital or social capital: Which has more significant influence on migrant workers' occupational mobility [J]. *China Rural Survey*, 2013(1): 34-47, 91 (in Chinese)
- [20] 汪圣国. 政府管制、就业质量与收入差距: 基于流动人口数据的研究[J]. 中国经济问题, 2023(3): 63-76
- Wang S G. Government regulation, quality of employment and income gap: A study based on floating population data [J]. *Economic Issues in China*, 2023(3): 63-76 (in Chinese)
- [21] 张训常, 何炜. 流动人口子女随迁还是留守: 流入地财政压力的视角[J]. 世界经济, 2024, 47(3): 213-244
- Zhang X C, He W. Moving together or leaving behind: The impact of fiscal pressure of destination cities on the children of migrants [J]. *The Journal of World Economy*, 2024, 47(3): 213-244 (in Chinese)
- [22] Glick P C. The family cycle [J].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1947, 12(2): 164-174
- [23] 杨志海, 张一凡, 辜香群. 互联网使用、社会资本与农民工就业质量提升: 基于信息获取的视角[J]. 西北人口, 2023, 44(5): 70-83
- Yang Z H, Zhang Y F, Gu X Q. Internet use, social capital and employment quality of migrant workers [J]. *Northwest Population Journal*, 2023, 44(5): 70-83 (in Chinese)
- [24] 王欧. 留守经历与性别劳动分化: 基于农民工输出地和打工地的实证研究[J]. 社会学研究, 2019, 34(2): 123-146, 244-245
- Wang O. Left-behind experiences and the formation of gender division of labor: An empirical study based on fieldwork at sites of origin and destination for migrants [J]. *Sociological Studies*, 2019, 34(2): 123-146, 244-245 (in Chinese)
- [25] 石智雷, 周小强. 中国成年流动人口二代的规模、特征与演变趋势[J]. 人口与社会, 2024, 40(5): 29-42
- Shi Z L, Zhou X Q. The second generation of floating population since adulthood: Size, characteristics, and trends [J]. *Population and Society*, 2024, 40(5): 29-42 (in Chinese)
- [26] 梁宏. 生命历程视角下的“流动”与“留守”: 第二代农民工特征的对比分析[J]. 人口研究, 2011, 35(4): 35
- Liang H. Migrating-out and left-behind in the view of life course: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second-generation migrant workers [J]. *Population Research*, 2011, 35(4): 35 (in Chinese)
- [27] 汪建华, 黄斌欢. 留守经历与新工人的工作流动农民工生产体制如何使自身面临困境[J]. 社会, 2014, 34(5): 88-104
- Wang J H, Huang B H. The left-behind experience and job mobility of the new workers: How the system of migrant worker jeopardizes itself [J]. *Journal of Social Sciences*, 2014, 34(5): 88-104 (in Chinese)
- [28] 王亚军, 郑晓冬, 方向明. 留守经历对农村儿童长期发展影响的研究进展[J]. 中国农业大学学报, 2021, 26(9): 277-290
- Wang Y J, Zheng X D, Fang X M. Research progress on the impact of left-behind experience on rural children's long-term development [J]. *Journal of China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2021, 26(9): 277-290 (in Chinese)
- [29] Clark A E, Oswald A J. A simple statistical method for measuring how life events affect happiness [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pidemiology*, 2003, 31(6): 1139-1144
- [30] International Labour Office. Decent work: Report of the Director-General [EB/OL]. [2024-12-01]. https://seafarersrights.org/wp-content/uploads/2018/03/INTERNATIONAL_REPORT_DECENT-WORK-ILO-87TH-SESSION_1999_ENG.pdf
- [31] Claudia S, Luppa M, Angermeyer M C, Schomerus G, Link B, Riedel-Heller S G. The association of BMI and social distance towards obese individuals is mediated by sympathy and understanding [J]. *Social Science & Medicine*, 2015(8): 34-46
- [32] Han W J. How our longitudinal employment patterns might shape our health as we approach middle adulthood: US NLSY79 cohort [J]. *Plos One*, 2024, 19(4): 1-29
- [33] Hussmanns R. Measuring the informal economy: From employment in the formal sector to informal employment [J]. *Ilo Working Papers*, 2004, 3-11
- [34] 宋健. 中国流动人口的就业特征及其影响因素: 与留守人口的比较研究[J]. 人口研究, 2010, 34(6): 32-42
- Song J. Employment characteristics of migrant workers in China and their influencing factors: A comparative study with rural leftover population [J]. 人口研究, 2010, 34(6): 32-42 (in Chinese)
- [35] 韩保庆, 王胜今, 张敬霞. 留守经历对农村儿童成年后受教育水平的影响: 非认知能力的中介效应[J]. 教育与经济, 2023, 39(2): 87-96
- Han B Q, Wang S J, Zhang J X. The Influence of the experience of being left-behind on the education level of rural children: The mediating effect of non-cognitive ability [J]. *Education and Economy*, 2023, 39(2): 87-96 (in Chinese)
- [36] Zhao C, Wang F, Li L, Zhou X, Hesketh T. Long-term impacts of parental

- migration on Chinese children's psychosocial well-being: Mitigating and exacerbating factors[J]. *Social Psychiatry & Psychiatric Epidemiology*, 2017, 52(4): 669-677 (in Chinese)
- [37] 谢勇,赵晓倩. 留守经历对高等教育获得的影响[J]. 教育与经济, 2022, 38(2): 70-78
- Xie Y, Zhao X. The impact of left-behind experience on higher education attainment[J]. *Education & Economy*, 2022, 38(2): 70-78 (in Chinese)
- [38] 李培林,田丰. 中国农民工社会融入的代际比较[J]. 社会, 2012, 32(1): 1-24
- Li P L, Tian F. A generational comparison of the social integration of migrant workers in China[J]. *Journal of Social Sciences*, 2012, 32(1): 1-24 (in Chinese)
- [39] Staiger D, Stock J. Instrumental variables regression with weak instruments [J]. *Econometrica*, 1997, 65(3): 557-586

责任编辑:王岩



第一作者简介: 李强,博士,北京林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农业经济理论与政策、农村劳动力、农户行为和农村发展等。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青年科学基金项目(70803005)、中国博士后基金项目、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和国家林业局调查规划设计院(2016HXFWJGXY011)等多项研究课题,参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青年科学基金项目(71403023)、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项目(12YJC790221)等课题研究。在 *Review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s*、*China Quarterly*、*China & World Economy*、*China Agricultural Economic Review*、*International Review of Economics & Finance*、《中国农村经济》、《农业经济问题》等学术刊物发表学术论文20余篇,合作出版专著2部。